

# 梅隆家族

〔美〕 布尔顿·赫什 著

K837.12/2

# 梅 隆 家 族

〔美〕布尔顿·赫什 著

赵 晓 村 段 碧 野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 梅 隆 家 族

〔美〕布尔顿·赫什 著

赵晓村 段碧野 译

\*

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

四川省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重 庆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插页两张 19.875印张 466,000字

1983年7月第一版

1983年7月重庆第一次印刷

印数：1—13,800册

统一书号：11203·034

定价：2.00元

## 译者前言

梅隆家族是美国的超级巨富，它的资产要远远超过洛克菲勒、福特、杜邦财团，更甚于休斯、葛提、亨特等新富家族。了解梅隆家族的发家史，可以使我们对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特别是垄断资本的发展有更好的认识。

安德鲁·梅隆是这个兴旺发达的工业界名门望族的主要奠基人，当过财政部长，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三届共和党政府中曾任阁员。他的祖辈是一八〇八年在宾夕法尼亚定居下来的既有苏格兰又有爱尔兰血统的移民。安德鲁的父亲托马斯·梅隆惜财如命，乃至不讲人情。后来他同一个现金短缺，但却拥有大量地产的家庭的女儿结了婚，这战略性的一着对他后来的事业无疑有很大帮助。作为一个律师和法官，他以尊重法律为借口，以经营抵押不动产为捷径，大发横财，于一八七三年的经济大恐慌中又捞了一把。在对贷款需求很大的情况下，他在匹兹堡开的私人银行，利息率竟高达百分之十二。

安德鲁在经商方面颇有着术，年方十五便成功地做了一笔地产交易。一八八二年，安德鲁接管了全部梅隆财权。他与兄弟理查德·梅隆及侄子威廉·拉里默三人创建起不同种类的多样化企业，通过银行作为控制协调中心，并利用联合信托公司进行各种活动，他的几家银行总起来占匹兹堡全部银行存款的三分之一。

这家联合大公司不仅拥有铝、石油、金刚砂公司，而且还生产火车车厢、煤焦油等产品。后来匹兹堡的煤矿、造船、炼钢业和公用事业也都被梅隆的多样化联合大公司所垄断。梅隆财权的一步步扩展，是与安德鲁不失时机地到每一项新企业中去分一杯羹的作法（即入股、借贷等）紧密相关的。他还借助于股票交易、贷款以及专利控制、关税保护等手段掌握了市场的制控权，甚至提出用诉讼解决竞争。在安德鲁·梅隆任财政部长期间，不仅利用政府职权大钻税收法的空子，还为保护大企业主的利益提出两项削减税收的议案，从而使梅隆家族又得到不少好处。与此同时，梅隆却在一味敦促全国公民向政府尽纳税义务。

安德鲁·梅隆沉默寡言，颇带点隐士味道。他总是避免公众注目，并以权势为自己的私生活保密。在司法机关处理他与妻子离婚一案时，各界报纸只字不提。他宁愿独自去搜集艺术品，也不同其他工业巨头们在社交事务中厮混。一九三一年，宾州州长走访梅隆，尽管在他家里看到一件他新近购置的价值一百七十万美元的艺术珍品，但州长想同他借一百万美元兴办州内的福利事业，却没有谈成。

安德鲁死后，他的儿子保罗宁可去管理老梅隆捐赠给政府的华盛顿“国家美术馆”，也不去经商，于是，这个庞大的企业帝国便由保罗的堂兄理查德把持了大权。

作者布尔顿·赫什是一位小说家。他生于美国的明尼苏达州，毕业于哈佛大学，曾获鲍铎因奖，并获得奖学金去德国留学。本书是他的第三部长篇著作。他从有关梅隆家族卷帙浩繁的史料中发掘出前人未曾注意到的大量素材，运用传记体这一文学形式，从崭新的角度叙述了梅隆家族的发家史，为我们再现了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进程中尔虞我诈、弱肉强食、巧取豪夺等一幅幅

历史画面，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缩影。当然，作品中也不难见到对梅隆家族成员等进行美化、粉饰的一面，对此，我们相信读者是能够鉴别的。

本书在翻译当中，对其前后重复之处和一些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略有删除。因译者水平有限，舛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一九八二年九月

# 目 录

## ——上 集——

|      |             |     |
|------|-------------|-----|
| 第一章  | 法官          | 5   |
| 第二章  | 儿子          | 39  |
| 第三章  | 投资银行家       | 88  |
| 第四章  | 生活伴侣        | 114 |
| 第五章  | 过渡          | 142 |
| 第六章  | 财政部长        | 180 |
| 第七章  |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 225 |
| 第八章  | 一件永恒的礼品     | 255 |
| 第九章  | 大崩溃         | 278 |
| 第十章  | 税收调查        | 312 |
| 第十一章 | 往事萦怀        | 335 |

## ——下 集——

|      |           |     |
|------|-----------|-----|
| 第十二章 | 第三十九层楼    | 363 |
| 第十三章 | 艺术世界      | 402 |
| 第十四章 | 宝贝儿       | 453 |
| 第十五章 | 梅隆集团      | 514 |
| 第十六章 | 瓷器店       | 560 |
| 第十七章 | 名存实亡的梅隆集团 | 587 |

# 上 集



人的正常情况是勤劳、  
克己、攫取、积聚，一旦他  
的子孙否定了这种向上的  
必要，他们就迟早要从身心  
两方面没落。

——托马斯·梅隆

一八八五年



## 第一章 法官

### 一

父亲的抉择万无一失！父亲，他们事业的奠基人，这位严正的老人，就是在他辞去阿勒格尼县民事诉讼法庭职务后的几十年里也还愿意让别人称他法官。父亲为自己选择司法这一职业，就是为了避免这种金融泥石流……

当然，父亲的理由安德鲁·梅隆是明晓的。父亲在一八八五年预言：“我在担心，倘若退化进程亦同此速，那么不消五十年就要发生大灾难。持此观点的并非我一人，而且这种观点也几乎无懈可击。”

父亲，骨瘦如柴，矮矮的身躯。每天早晨，他即步履蹒跚地走进他的银行，口述那些瘟疫般的回忆。这位法官仍是那么自信，他认为自己所预卜的恶兆一定会发生，因而为之郁郁不乐。家里人都忙，谁也没有留心老头子在银行办公室自己的里间干了些什么。甚至当他在—八八五年自己出钱印刷发行了题为《托马斯·梅隆和他的时代》这样一本装帧精美、以石纹红色人造革作封皮的长篇回忆录时，全家人也不曾注意。老头子穿过匹兹堡的大街小巷，向还活着的朋友散发这本杰作。等到他的一位直系亲属偶然得闲，细细地阅读这本书到底都写了些什么时，可以说已为时过晚。

大家开过紧急会议，就急忙冲出房门，套上马车，搜遍了匹兹堡市，希冀追回所有已经从尼格雷大街庭院中发出的回忆录。

这本书乃是父亲的遗嘱，它酷似父亲其人，翻阅它，仿若翻过父亲一页页的过去。也许这部书与父亲太象了吧，它的扉页上就印着父亲那令人望而生畏的面孔——他面颊狭长，略凹进去的双目，炯炯有神，他生就一副农民所特有的硕厚耳廓。那紧闭的双唇，给人一种数十年有计划地克己进取的一本正经感，使人为之不安。他身穿老族长手工缝制的燕尾服。这件穿了一辈子的衣裳，现在由于老头子年迈身体已经萎缩，所以肩处总显得鼓鼓囊囊的。他的衬衫领浆得很硬，为的是掩遮住他脖子上一道道的皱纹。浆领下面那条细细的，无时不在的黑色绸制领带则具有一种牧师式的庄严，从而抵消了由于一绺不服贴的白发给他带来的孩子气。

这张脸充满了暗示，其中一些是善意的暗示。他的在城里长大的专心致志的孩子们，一定会以为他们庄稼娃出身的父亲在耕耘坚硬多石的土地时，曾表现出的那种坚韧精神，也许会在暮年的生活中消失，然而事实恰恰相反。《托马斯·梅隆和他的时代》刚刚被发现时，还紧紧地扣着软木塞，似乎正在发酵。它散发着浓郁的辛辣气味，当孩子们读了父亲的这部巨作，立刻意识到它与时代的格格不入，但试图阻止它的发行，已经来不及了。今天读起来，这本书的内容依然令人震惊。

## 二

托马斯·梅隆在他著作的开篇议论说，在美国，几乎每一个发迹的家族都是从“勤劳、细心、孜孜不倦的普通人开始的。他们与另外一些人的差异主要在于他们更充分地利用了勤劳、克己

和积聚的本能，而这些正是建筑财富的基础，只有在其后一两代人中，这些财富才会被挥霍殆尽”。这里，老银行家（托马斯·梅隆）当然也没把自己的历史划作例外。托马斯·梅隆幼年学步时进出的草顶木屋，现在对于一位绅士来说是不堪入目的。在他的记忆里，他的父亲和叔叔阿奇为了使奶牛不致淋雨，曾匆匆地修补过另一处爱尔兰风格的田舍。家里祖辈遗留下来的田产，只剩下了二十三英亩，而且土质贫瘠，碎石遍布，只能种些燕麦，除了那位无理的收税官以外，谁也不说它具有巨大的价值。家里养了一些鹅，它们在矮矮蓬乱的稀稀落落的几棵小树下游摆着笨拙的身体；狗不时地窜入它们中间，惊起一阵吱吱嘎嘎的叫声。

早年的回忆还不仅于此。记得收获的季节里，姑姑叔叔们在灯光下围拢于桌旁，分配家中仅剩下的食粮，然后，他们当中的第一批人开始奔赴美洲。

梅隆家的人决心改变这一切，因为这种前景使全家沮丧，甚至连带着狗蹦跳于斜堤毛茸茸的扫帚花丛中猎击水獭的娃娃也感到了难受。一个半世纪以来，他们一直为生活在“野蛮的天主教土著人”之中感到窒息。现在这一切都即将结束，他们将卖掉这块土地——这块由自己苏格兰的祖宗阿奇博尔德一六四一年跨过寒冷的北海海峡而夺取的土地。

阿奇博尔德在下卡瑟顿的二百英亩田产基本是可耕地，但沼泽和石南属植物把它划成一块块零碎的土地。梅隆家最早的先辈在这里定居、耕作，从未过多地考虑在“天主教灭绝人口”运动后参加一场新教徒的“农场拓荒”将会是什么滋味。但是，到一八〇〇年，他们开始明白，阿奇博尔德掠取的土地已经屡遭分割，支离破碎，这样他们的后裔将来的生活就会象佃农一样清苦。

种族仇视在这一带的邻里关系上造成了巨大的隔膜。托马斯·

梅隆继承了阿奇博尔德的图腾杖——“一件外表极普通的物品”。同时也继承下来对周围的天主教“野蛮人”的反感，对于这些人，他一向认为是一伙“无知、迷信”之辈，他们不仅从祖上继承了天生的邪恶，堕落到接近兽性的地步”，而且“世世代代都在心中培养着毒汁毒液”。

嗖——那件燕尾服已经脱去，背心也不再成为阻碍，法官抡起了大斧。对他来说，这把斧子之锋利，足以敲碎乌尔斯特的爱尔兰人，更不用说几十年来在宾夕法尼亚这里所遇到的那些双腿外屈的爱尔兰歹徒们。托马斯·梅隆仍可忆起他们成帮结伙地赶来围成一圈，狠狠盯住他正义凛然的叔叔们时的情景。那是一帮穷得令人生厌的家伙，而且他们身边总是跟着邋遢的妇女，拽着他们的衣袖。这些人就会铺枕木，并经常在酒店中喝得酩酊大醉，其中有一个男人大概能作秋天给果树修枝的活计。

谄上欺下的人在这里颇有权势，同样，罪孽以及超出托马斯·梅隆认识范围的其它因素都在这里占有市场——他所处的时代再不是宗教神明决定一切，这一时代是从有坚实基础的长老派教徒那里发展来的。约翰·诺克斯以他灵利的口齿铿锵地痛击闯入的天主教徒是“人贩子”。托马斯·梅隆夹在亲属们中间，走进路德教会议大厅。他被牧师的话所吸引，用辛勤劳动而争取富足，便会使你获得上帝的垂青。“你的尊严将会得到承认，虔诚之徒兴许可作执事，而真正合格的人则可作长老，即便是你，小小的托马斯，有朝一日也许会同样登上上帝的布道坛去摇晃你有力的脑袋。”

神学有来有逝，而恐惧则长驻，可是，难道沾沾自喜这种感觉亦象恐惧一样吗？大概牧师本人会不得不回答说沾沾自喜有其永恒的作用。那一定是啰，不然它为什么能够稳稳当当地、安静耐

心地存在着呢！

所有这都可以说是重要的背景，然而，迫使梅隆一家离开的原因却是乡村经济的贫困。十八世纪刚刚消失，托马斯·梅隆之父安德鲁正准备结婚，而他那份二十三英亩的小块土地仅可以使他家维持最低的生活。预见到了这一点，于是迁居的景象就开始了。父亲安德鲁的几个兄弟打算买票去美国，在那里探索一番，并且选择一块十分理想的定居地。他们的父亲阿奇博尔德家长作风严重，生着一只鹰鼻。阿奇博尔德和他百依百顺的妻子伊丽莎白，将定船票与两个未婚的女儿一同赴美。祖父祖母将在美国购下一座农场，使之成为梅隆家族的集结中心。计划完毕，眼前除安德鲁留下外，其余的孩子都可以前去美国谋生，只要是实实在在的农业活，他们什么都愿意试一试。

当然，就在梅隆家族的中年一代开始远渡大西洋之时，他们还考虑到了其它可能。梅隆家族在十六世纪基督教改革运动后，对农业生产的兴趣已经淡漠。他们开始倾向于经商，这种念头要比意向、决定埋藏得更深，它隐藏于梅隆家族的细胞之中，然而却毫不溢之于言表。托马斯·梅隆后来吹嘘道：“就我所知，这一家族的祖先和现在所有的支系从不游手好闲，他们一贯致力于生产性质的活动，外人只知道他们有着良好的习惯，并从不拖欠债务。”不过，他故意把哈丽特排除在外。哈丽特系梅隆家族一支的成员，她是位女杰，诱使伦敦一位颇有地位的银行家与她成婚。她使银行家心荡神摇，以至“把自己无穷的财产全部留给了她”。托马斯幽默地说：“这可实在了不起。她没有给他生孩子，却给了他无数亲戚，依我看，这一事实仅能说明这位伟大银行家身上的软弱。”

一八〇八年，叔叔阿穆尔和托马斯两位打前站，离开了伦敦

码头。由于与拿破仑的战争造成了人力衰竭，英国皇家海军这时正在强征外国船只，捕捉未婚男子服役。阿穆尔的新娘也在船上，当远处出现一只巡洋舰时，她拿出一件女人用品，交给了托马斯。就在英国人登船抓丁之际，托马斯便用一顶“时髦的软帽”遮住了脸，装模作样地打起毛衣来。

他们在费城上岸。因为祖父的一名亲戚来信讲到宾夕法尼亚西部有肥沃易垦的土地。阿穆尔去威斯特摩兰县探视走了一番，在新亚历山大附近买下了一位乌尔斯特出生的老处女的一份地产。

叔叔阿奇和威廉于一八一六年八月也抵达美国。同年十一月，祖父一行，包括安妮、玛格丽特和约翰这个年龄较大的孩子，来到尤尼蒂镇与阿穆尔家连在一起。冬天来临，祖父阿奇博尔德获得了他认为是这一带最完美的农场。该农场邻接一个叫“酸苹果”的地方。在十一月九日这天，梅隆全家将为“自己的家族翻过栗树岭，来到酸苹果”举行庆祝活动。

叔叔们开始四下活动。塞缪尔与阿奇合伙，承揽了一些建造“收税路”<sup>①</sup>的合同。迄此，托马斯兄弟正在新奥尔良一带经营糖、棉生意，买卖颇为兴盛。他去该城时，正赶上杰克逊的正规军在守城，他站在棉包筑就的城垛上，夺下一名英军攻城士兵的枪支，用刺刀将其戳下攻城的云梯。

当托马斯娇弱的妻子发现该地瘴气有损于她的健康时，托马斯便将自己那份买卖以二十五万美元转手，来到费城建立新居，并当上了宾夕法尼亚铁路的一名董事。

托马斯的实际能力要远胜过他在金融方面的地位。他幼年早熟，天资聪颖，家里曾省吃俭用供他和一位苏格兰牧师学习。

大家一定居下来，这位费城人发现他作农活的孩子开始对学